

内閣文庫	漢書
八六一八	
三二	
二七七函	
一四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518
冊數	32 (10)
函號	277 130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論語集註本義匯叅卷之六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胡氏曰此

篇前一半與上篇大意同而入併篇論禮樂亦與為政未相接大抵記聖人之言多以其類而卷帙之分特以竹簡之編既盡而止其篇目則聊舉其首二字以為之別爾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厚齋馮氏曰人君聽治之位必體天地陰陽之嚮背南面嚮明也

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需類問寬洪簡重是說仲弓資質恁地曰夫子

既許他南面則須是有人君之度意其必是如此這又無稽考須更將也言行去看如何或問仲弓有人君之度

敦復堂

以前篇不佞之譏後文居敬行簡之對而有以知其然也謝氏以為簡以臨之莊以蒞之蓋近之矣然其深厚廣博宜在人上之意則未之發也○慶源輔氏曰惟寬故洪惟簡故重寬則有容故洪簡則守要故重寬與簡御衆臨下之道也故有人君之度度以德量言○集解寬洪簡重四字只合在度上說雖根於內而實發於外蓋以南面臨御之體而言大指亦預照後文不宜太洩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

仲弓以夫子許已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

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簡只對煩而言則可字自有地

因問子桑伯子如何想見仲弓平日也疑這人故因而發問夫子所謂可也者亦是連上面意思說也按此語須善

會○仲弓為人簡重見夫子許其可以南面故以伯子亦是一箇簡底人來問孔子看如何夫子云此人亦可者以其簡也存疑可也簡言可也那簡如語類則語意緩了此可字與可使南面之可不同仲弓把他看同了故疑○或問伯子蓋老氏之流夫子但言其人之可而以其簡者明其所以可雖不正言其居簡之失而所謂可者固有未盡善之意矣○困勉錄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已包居敬一節意思仲弓問伯子亦已居敬一節意思子曰可也簡亦已有居敬一節意思但口中則俱不說出愚按此末節註中所以云默契機關全在此節討分曉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

大簡乎

大音泰

言自處以敬類謂如居室之居則中有主此主一無適之乎心而自治嚴此整齊嚴肅之敬也如是而行簡以臨民者言而自洽嚴以敬之見乎容者言

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無法度之可

守乎。慶源輔氏曰：中有主則自治嚴則收斂固事不煩。則無鑿出之事民不擾則無失所之民中無主則二

三。自治疎則滲漏多。大簡則率易無法度之可守。則或不免於猖狂妄行矣。或問：持身以敬則心不放逸而義理

若明故其所以見於事者自然操得其要而無煩擾之患。事則是義理準則既不素明於內而紀綱法度又無所持

循於外。大簡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我此於上截本程子居敬則所行自簡之說而字為縮上語類諸條申明註

義却主居敬而所行又簡作兩件工夫看則而字却是拆下。語類仲弓謂居敬而行簡固是居敬後自然能簡然

亦有居敬而不行簡者。蓋居敬則凡事嚴肅却亦要以此去律事。凡事都要如此。此便是居敬而不行簡也。問居

敬而行簡曰：這簡是兩件工夫。如云只是居敬了自然心

虛理明所行自簡。這簡只說得一邊。居敬固是心虛心虛固能理明。推着去固是如此。然如何會居敬了便自得他

理明更有幾多工夫。在世間有那居敬而所行不簡如上蔡說：呂進伯是箇好人。極至誠只是煩擾便是請客也。須

臨時兩三番換食次。又有不能居敬而所行却簡易者。每事只從簡徑處行。如曹參之治齊。專尚清靜。及至為相。每

日酣飲不事事。曠墻小吏酣歌呼。參亦酣飲歌呼。以應之。何有於居敬。耶。據仲弓之言。自是兩事。須子細看始得。

又曰：須是兩頭盡。不只偏做一頭。如云內外不只是盡其內而不用盡其外。如云本末不只是致力於本而不務乎

其末。居敬了又要行簡。聖人教人為學。皆如此。不只偏說一邊。按此則居敬行簡雖分兩件而本末內外之分自在

○問：集註與程子之云二說不相礙否。先生問如何。曰：看集註是就本文說。伊川就居敬處發意。曰：伊川說有未盡

據某看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他說而行簡以臨其民。則行簡自是一項。這而字是別喚起。今固有居敬底人把得忒

重却反行得煩碎。底今說道居敬則所行自簡。恐却無此意。臨下以簡簡自別是一項。只是揀那緊要底來行。又曰：復堂

論語集註本義 卷六 二 課本 復堂

居敬是自處以敬行簡是所行得要。○居敬行簡是存本領底簡居簡行簡是無本領底簡。○問敬是就心上說簡是就事上說曰簡也是就心上做出來而今行簡是就心裏安排後去行豈有不是心做出來而此則行簡自亦歸根居敬非竟判然兩截也註中用如是而三字作中間樞紐體認極精可以融會程子及語類諸條互為員合。○蒙引居敬不止是心如居處恭執事敬皆是居自合敬行自合簡居簡則不是。○輯語不但居敬居簡不同即居敬之行簡與居簡之行簡亦大別居敬之行簡精明有條理得其大小輕重先後之序居簡之行簡則一切苟省任率而已。○或問小註第三節正為可伯子而辨是問詞不是斷詞。○紹聞編三可字不同可也簡者可其簡而伯子誤認可其南面按仲弓於上截特下臨民字不獨針對伯子亦隱從首節南面字生來須知是論學而論治亦在裏治學源流本無二理此仲弓所以不肯模糊過。○集解夢看出可字真精神言所謂可者直須居敬行簡而後可若不論所居則居簡行簡亦簡安在其可也。○愚按若脫却可字來脈則仲弓實問之意不明夫子嘉與之情亦不出家語

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

子蓋大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新安陳氏曰人所

冠也伯子惡衣冠煩而去之簡則簡矣如不敬何簡與敬正相反故書曰簡而無傲蓋簡易流於傲無傲者欲以敬矯簡之流弊也敬而簡則為簡嚴簡易之簡不然則為簡忽簡畧之簡仲弓蓋能居敬行簡者伯子乃不敬而居簡行簡者也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

故夫子然之。語類行簡只就臨民上說此段若不得仲弓

利害故夫子復之曰雍之言然這亦見仲弓地步煞高是有可使南面之基亦見得他深沉詳密處。○夫子雖不言

論吾集注本義在卷六 雍 四 敦復堂

其居簡之失而可守已寓未盡善之意仲弓雖未喻可為
僂可乃能默契其微指分別出居敬居簡之不同夫子所
以深許之○按然字只主所言之理有默契焉正默○程
契其所云僂可也至未喻其意只是襯說不必相牽○程

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

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為疎

畧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語類

問集註何不全用程說曰程子只說得敬中有簡底但亦
有敬而不簡者仲弓所以曰居敬曰行簡二者須要周盡

○問伊川說覺不同曰是有些子差但此說自不相害若
果能居敬則理明心定自是簡這說如一箇物相似內外
都貫通行簡是外面說居敬自簡又就裏面說看這般所
在固要知得與本文少異又要知得與本文全不相妨

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精義伊川
又曰敬則

自虛靜不可把虛靜來喚做敬居敬則自然簡居簡而行
簡者似乎簡矣然乃所以不簡或問申之曰程子以其有

心於簡而言耳然內無道揆外無法守苟以無事於一時
可也久則蠱弊生焉將不勝其多事矣愚按道德之後流

為刑名西晉清談至使中原分裂此皆太簡之流弊故聖
賢慎言之○紹聞編程子謂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

簡此論敬德之成者也朱子謂是兩件工夫此為方有專
於條已治人者發也如程子之意豈有身心表裏肅然靜

虛動直而行事有不得其要煩苛瑣細使人難事者乎亦
豈有疎於自治而臨下真能簡者乎如呂進伯固是好人

即上蔡之言觀之亦恐於居敬之道有未盡也曹參得老
氏之糠粃乘斯民之厭亂因時與之休息則有之豈真知

簡之道者此程子所以特發明歸重敬字於學者最有功
也然自始學言之平日檢點身心當極其周密至於臨民

御衆又自有大體須是兩盡作一件滾做不得至於德盛
仁熟篤恭而天下平則又作做兩件不得故朱子謂這般

所在固要知得異處又要知得全不相妨處按此於
程朱兩先生說是異是同渙然冰釋讀者宜盡心焉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好去聲亡與無同

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

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精義問語錄中有怒甲不遷乙

之說是否伊川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顏子後能曰只被說得粗了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何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當其怒能自反於義理之所歸則雖或遷焉亦寡矣顏子之好學孔子所稱乃先乎此學者可不勉乎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忍得如此已足然知義理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豈不甚難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見可

言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之心如止水又曰小人之怒在己君子之怒在物小人之怒出於心作於氣形於身以及於物以至於無所不怒是所謂遷也怒在理則無所遷○語類內有私意而遷怒者志動氣也有為怒氣所動而遷者氣動志也伯恭謂不獨遷於他人為遷就其人而益之便是遷此却是不中節非遷也○問不遷怒是顏子與聖人同處否曰聖人固是不遷怒然不遷字在聖人分上說便小在顏子分上說便大蓋聖人合下自是無那遷了不着說不遷才說似猶有商量在○問怒不在血氣則不遷只是不為血氣所動否曰固是因舉公廳斷人而自家元不動又曰只是心平○疏意七情惟怒尤難制舉一以該餘也方其用功時原非止在怒上用功及其成效時亦不止在不遷怒上見效○韓子不貳過論所謂過者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為過也生於其心則為過矣不貳者止之於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或問駁之曰程子云不貳過者念慮小差隨即冰釋不復形於心術之間若如韓子之言則是心常有過而直過閉之使不形於事耳亦何足以為顏子敦復堂

蓋其所論過字則是而所以為不貳者則非也。○語類問
 過是逐事上見得如何曰固是逐事上見也不是今日有
 這一件不是此後更不做明日又是那一件不是此後更
 不做這一套顏子地位高才見一不善不為這一番改時其餘
 是這一套頓消了當那時須頓進一番他聞一知十觸
 處貫通他覺得這一件過其餘若有一頭萬緒是這一番
 一齊打併掃斷了。○問顏子能克已不貳過何為三月之
 外有違仁處曰孔子言其有不善未嘗不知便須亦有不
 善時又問顏子之過如何曰伊川復卦所言自好未到不
 思而得不勉而中猶常用力便是心有未順處只但有纖
 毫用意便是顏子之過。○問不遷怒不貳過曰重處不在
 怒與過上只在不遷不貳上今不必問過之大小怒之深
 淺只不遷不貳是甚力量便見工夫貳如長貳之貳。○不
 遷不貳是顏子好學之符驗如此却不是只學此三事顏
 子學處專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至此純熟乃能如此。○
 問顏子工夫只在克已上不遷不貳乃是克已效驗或曰
 不遷不貳亦見得克已工夫即在其中曰固是然克已非
 一端如喜怒哀樂皆是克已但怒是粗而易見者耳或曰顏

子平日但知克已而已不遷不貳是聖人見得他效驗如
 此曰但看克已復禮自見得。○怒與過皆自已上來不遷
 不貳皆自克已上來。○顏子只是得孔子說克已復禮終
 身受用只是這箇字不違仁也只是這箇克已復禮到得人
 過也。只是這箇不改其樂也。只是這箇克已復禮到得人
 欲盡天理明無些渣滓一齊透徹日用之間都是這道理
 又曰顏子到此直是渾然更無些子渣滓不遷怒如鏡懸
 水止不貳過如水消凍釋如三月不違又是已前事到這
 裏已自渾淪都是道理是其次第。○勉齋黃氏曰存養之
 深省察之明克治之力持守之堅故其未怒之初鑑空衡
 平既怒之後冰消霧釋方過之萌瑕類莫逃之既知之後根
 株悉拔此所以為好學而集註以為克已之功也。○蒙引
 不曰顏子克已之功如此而曰至於如此故以短命者顏
 此為好學之符驗言非好學之篤者不能也。○
 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
 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

物不在已。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

過也。集解怒與過雖有兩樣而不遷不貳之境地只是一般都要在微芒細密處看怒只是一念稍拂過只是一

事稍差。顏子以明健之天資兼敬義之學問故能當下便

消融。當下便決絕。此所謂不遠復也。不遠是覺得早復是

斬斷得。又曰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

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已何與焉。如鑑之照物

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語類問顏子不遷怒

是箇無怒下曰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天下之達道那裏

有無怒底聖人只聖人分上着不遷字不得。顏子不遷怒

便尚在夾界裏如云不改其樂又曰才云不遷則又曰如

與聖人之怒亦有些異程先生引舜且是借言

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

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語類問集註云過於前者不

川如顏子地位云云又似言念慮之過當如何看曰張子

不必問是念慮之過與形見之過但過不可貳耳

曰慊於已者不使萌於再。語類慊於已只是畧有些子不

不復萌作。輔氏曰正說着顏子地或曰詩書六藝七十

位若聖人分上則又使不着使字也

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之所好

果何學與。通考伊川十八歲在太學作顏子所好何學論

以學職按元本載精義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



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

其心養其性而已。雙峯饒氏曰：用功最緊要處，在約其情。是約底工夫。禮便是中底準，則能約其情，使合於中，則心得其正而不蕩。性得其養而不鑿。○精義元本：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牾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數語最剖析。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

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語類：顏子此處無他，只是看得道理分明，且處便見得自是不會貳。又曰：自非禮勿視聽言動，積習之久，自見這箇意思。然其未至於聖人

者，守之也。非化之也。語類：聖人無怒，何待於不遷？聖人無有意存焉。與願無伐善，無施勞之意，同猶今人所謂願得不如。此是固嘗如此，而今且得其不如此也。此所謂守之非化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之也。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

庾冉子與之粟五秉。使為前，去聲。

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孔子使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

十六斛。曾氏曰：或問冉求之請，夫子不與，可乎？曰：請而不與，則固與而不至於傷惠，則可矣。胡氏曰：冉子為

論語集註 卷一 雍也 七

其母請聖人所以重違而少與之也按二說皆或問所善
○與之釜便示以不當與而亦不害其為與與之庾便示
以不當益而猶不害其為益至冉子終不悟而直
與之五秉則大非夫子酌量於釜庾之間意矣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

富衣去聲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

有餘翼註周急輕帶只主不繼富周字繼字有味○按肥馬輕裘以適齊之行色喻其家之有餘隱然見赤母

之必不俟他人代為計而求之請粟反無以
為赤地矣然聖人却只以繼富與他點醜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宋人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粟宰

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

纂疏司寇有采邑故以思為邑宰述朱宰作家宰說

為是若是邑宰未聞夫子有采邑○集解子華使於齊為
夫子使也本不論他富不富原思為之宰為夫子宰也亦
不論他貧不貧兩人服勞於師則同而使無常祿宰有常
祿則異九百之粟為宰與非為思與也思之辭亦不是矯
節立名只因平素以澹泊自守覺此九百沒用處
乃辭其多故下節註云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

五百家為黨言常祿不當辭按聖人本義只毋字一截已

教之與正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

是禁其辭辭語類冉子與之粟五秉聖人亦不大段責他而原思

齋馮氏曰子華之使原思為宰非必同一時也記者以其辭受可互相發明故合而誌之正要其變化裁成處

○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為夫子使義也而冉子

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

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

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苟至乏則夫子必自周

之不待請矣原思為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

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南軒張氏曰子華為夫子

夫子固周之矣而子華無是患也其使也為師使以義行

也夫以義行而其資足以給則可以無與也冉子為其母

請疑可以與也故與之少以見其義而冉子莫喻也原思

為宰宰有常祿粟雖多不得而辭也使原思雖甚有餘而

其常祿亦豈得而辭哉故聖人於子華謂周急不繼富於

原思謂毋以與爾鄰里鄉黨其義可見矣蓋取與辭受莫

不有其則焉天之理也聖人從容而不過賢者審處而不

違若以私意加之則失其權度或與其所不當與為傷惠

或辭其所不當辭亦反為有害於廉矣新安陳氏曰一

義字可斷盡此章夫子於赤非吝於思非奢辭受取與惟

視義之當否耳求多與以為惠思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

辭祿以為廉皆察義未精故也

聖人之用財矣語類聖人於小處也區處得恁地盡便是

氏曰楊氏謂君子之於辭受取予之際苟非其義一介不

以與人苟以其道舜受堯之天下亦不為泰而士或以嗇

與為吝寡取為廉以冉求原思之賢猶不免是况世之紛

紛者乎朱子云此說固然然夫子雖以富為不當繼而不

楊氏未盡之意深有補於世教且使世之吝者不得託於一介不與之說以蓋其陋貪者不得託於舜受堯之天下之說以便其私而輕財重義清苦廉遜之人亦將得以自見故併錄之學者所宜深玩也按此論本或問雖非正指

可當訂頑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之反駢息營反舍上聲

犁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中犧牲也

陳氏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社稷之牛角尺以其色既赤又且角中程度也用以祭

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川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

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

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

言也慶源輔氏曰犁牛雜交雖不堪作犧牲然其所生之

不可以其母之犁而廢其子之騂也雖欲勿用人之私意

也山川其舍諸理之所不容廢也○紹聞編人雖欲勿用

山川之神必不舍此是設辭以見賢者之必見用於世而

世類不得以病之也○或問小註山川之用便是人用蓋

決言不舍之意○語類問伊川疑多曰字嫌於以仲弓為

犁牛子也考之家語仲弓生於不肖之父其說可信否曰

聖人必不肯對人子說人父不善○蒙引大抵是當時人

有以仲弓之父賤行惡而病之故孔子發此不然雖稱其

子之賢反彰其父之惡宜非其子之所樂聞而聖人隱惡

揚善之心亦不如此其責也○孔子當時只云云初不曾

發而係之以此○子謂仲弓四字當句絕○范氏曰以譬

瞽為父而有舜以鯀為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繫於世類

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為美，則可謂孝矣。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語類三月只是言久耳。非謂三月後必違也。此言顏子能久於仁，雖念慮之間間有不善

處，却能知之而未嘗復行也。纂疏仁者心之德，心不月姑借以言其久，日月亦借以言其暫。仁者心之德，心不

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語類仁與心本是一物，被私

物若私欲既無，則心與仁便不甚違合。成一物，心猶鏡，仁

猶鏡之明，鏡本來明，被塵垢一蔽，遂不明。若塵垢一去，則

鏡明矣。顏子三箇月之久無塵垢，餘日皆暗，亦不可知。○問

三月不違仁，先生曰：如何是心如何是仁？曰：心是知覺底，

仁是理曰耳。無有不聰曰無有不明，心無有不仁，然耳有

時不聰，目有時不明，心有時不仁，問莫是心與理合而為

一曰不是合，心自是仁，然私欲一動便不仁了，所以曰仁

人心也。學理會甚麼事，只是理會這些子。○或問：仁人心

也，則心與仁宜一矣，而又曰：心不違仁，則心之與仁又若

二物焉者，何也？曰：孟子之言仁，非以仁謂心也。蓋以仁為

心之德也，人有是心，則有是德矣。然私欲亂之，則或有是

心而不能有是德，此衆人之心，所以每至於違仁也。克已

復禮，私欲不萌，則即是心，而是德存焉。此顏子之心，所以

不違於仁也。故所謂違仁者，非有兩物而相去也。所謂不

違者，非有兩物而相依也。深體而默識於意言之表，則庶

乎其得之矣。曰：其以三月期何也？曰：顏子之於仁，熟矣。然

以其猶有待於不違而後一也，是以至於踰時之久，而未

論語集注卷之六

雅也

三

敦復堂

害之私而其遠矣。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

其域而不能久也。語類問如何是日至月至，日某舊說其

近思之一日不違仁，固應有之。若一月不違，似亦難得。近

得一說，有一日一番見得到，有一月一番見得到，比之一

日，猶勝如一月之遠。若顏子方能三月不違，天理純然無

一毫私偽間雜，夫子所以獨稱之。又曰：看得來却是，或一

日一至，或一月一至，這亦難說。今人若能自朝至暮，此心

洞然表裏如一，直是無纖毫私意間斷，這地位豈易及。惟

實會去下工夫，方自見得。○日至者，却至得頻數，恐不甚

久。月至者，或旬日，或一二日，皆不可知。○或問：此言諸子

從事於仁，或能終日而不失，或能終月而不失也。述朱：此

說為是，其餘二字該由內然語類駁此甚多。故兩

存其說，但如此說，則月至勝於日至。如語類諸說：日至反

勝於月至，不可不辨。○紹聞編楊慈湖云：一日不違仁，是

三月之中，有一日方寸湛然，無私欲之蔽，一月不違仁，是

二月之中，有一日方寸湛然，無私欲之蔽，此說是。○愚按：

孔門弟子自回而外，聖人以其餘二字括之，所該甚眾。自

閔冉以下，地分亦儘不同。語類新舊諸說，大指亦盡括於

集註中。至是言能造其域，日月至是約畧言其不能久。其

或一日全至，或一日暫至，以及一月半月旬日三五日，或

全至，或暫至，皆有之。○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

似只應渾舉為是。久也。精義：伊川曰：蓋言顏子經天道之變而為仁如此，其

既如此，終久於仁也。愚按：三月字固是借以言其久，然聖人

節言之，如寒暑更遷，潛移默運，不無微有斷續，而顏子體

仁之功，與時消息，所為未達一間，與其欲罷不能，過此則

俱於茲可想。若謂此際定不能不違，便死句下矣。過此則

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

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

斷矣。精義：侯氏曰：顏子三月不違仁，便是不遠而復也。過

此則通天通地，無有間斷，便是聖人。孔子許顏子者，

敦復堂

常在欲化未化之間。顏子所以自處亦如是。又曰：如天地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纖毫間息。斯可謂之仁矣。○語類問三月不違仁，三月後亦有違否？曰：畢竟久亦有間斷。曰：這問斷亦甚微否？曰：這如不貳過，便是違仁，非禮勿視，聽言動四句，照管不到，便是過。○顏子三月不違，只是此心常存，無少間斷。自三月後，却未免有毫髮私意間斷。在但顏子才間斷，便覺當下便能接續。將去雖當下便能接續，畢竟是會間斷來。若無這些子，却便是聖人也。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

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精義伊川曰：日

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畧相似，其意味氣象迥然別須潛心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輯語不特三月與日月至，且看違者自內而出，即偶違亦是主。至者自外而入，雖果至亦為賓。此中意味氣象自有不同。○語類問：橫渠始學之要云云，曰：且以屋喻之。三月不違者，心常在內，雖間或有出時，然終是在外不穩便。才出，即便入。蓋心安於內，所以為主。日月至焉者，心常在外，雖間或有入時，然終是在內不妄。才入，即便出。蓋心安於外，所以為賓。口至者，一月一至。此月一至者，一月一至。此自外而至也。不違者，心常存。日月至者，有時而存。此無他，知有至未至，意有誠未誠，知至矣。雖驛使為不善，亦不為知未至。雖軋勒使不為，此意終併出來。故貴於見得透，則心意勉勉循循自不能已矣。過此幾非在我者，猶言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言過此則自家着力不得，待他自長進去。○問張子之說莫是三月不違者是仁，常在內常為主。日月至焉者是仁，常在外常為賓。曰：此倒說了。心常在內，常為主。心常在外，常為客。如這一間屋，主常在此，客雖在此，不久便去。問如此則心不違仁者，是心在內。曰：不可言心在仁內。畧畧地是恁地意思。又曰：便是難說。按此語是要人自體認。○三月不違，那箇是主人，是長在家裏坐底。三月後或有

一番出去，却會便歸來。日月至焉，那箇是客，是從外面到底。然亦是徹底會到一番，却不是髣髴見得箇恁地。○學者須是識得屋子是我底始得。○既是主人自是出去時

論語集注卷之六雜也 五 敦復堂

少也。○那客亦是主人只是以其多在外故謂之客。○條
 辨屋宇猶腔子心出入為賓主而仁即隨之。○按此語極明
 劃。○紹聞編張子內外賓主之辨蓋起於夫子至之一辭
 朱子雖屢以屋宇為喻然實亦非以屋喻仁蓋若謂心在
 仁內是心與仁為二物也。○心存則仁存心在內卓然精明
 為酬酢萬變之主使事各當事物各當物者即仁也。○顏子
 工夫純熟間斷處少故以主客之勢譬之則如土人之常
 在家者也。○諸子工夫未熟間斷處多以來至之頻而疎數
 之無定期者言之則猶客爾。○夫耳之聰目之明心之仁一
 也耳目一失其司視聽非我矣。○心自當無時不在此以宰
 萬事而猶客焉。○寧不惕然汗顏乎。○提出張子此語正欲學
 者於茲猛省耳。○大全勉齋仁定之喻未精細玩語類自
 見。○顏子地位非始學所可驟語而曰始學之要云云何
 也。○聖門之學汲汲於求仁求仁莫要乎心之常存於內而
 為主一毫間斷便自做上不得。○故知內外賓主之辨以立
 其志而實下其功才是上路處。○上路後只在工夫不歇自
 然進進之幾不能自己如車已推而勢自去船已發而纜自行也。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

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

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與平聲

從政謂為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能存疑果是資性剛決

遇事能斷達是心胸穎悟事理通曉藝是心思工巧處事
 有方。○蒙引果則足以決大義定大事於俄頃之際達則
 事至物來於可否之間迎刃而解觸機而中矣。○藝則設施
 措置應用不窮故曰於從政乎何有。○說統果達藝就
 才品上說於從政何用上。○輯語康子看得政
 大於才。○夫子看得才餘於政何有不是大言聲價亦不是
 蔑視事功實見得三子恢恢游刃處。○語類求也藝於細
 微上事都理會得緣其材如此故用之於聚斂必有非他
 人所及者惜乎其有才而不善用之也。○胡氏曰由求為
 季氏宰久矣此問從政謂可使為大夫否也。○蓋宰有家事
 敦復堂

而已大夫則與聞國政。然康子卒不能與三子同升諸公。此魯之所以不競也。○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費音秘為去聲汶音問

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魯人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為已辭，言若再來召我。

則當去之齊。新安陳氏曰：始言善為我辭，辭之之言雖婉，終言去之汶上，絕之之意甚決。真有德行者，審於進退之言也。○仁山金氏曰：子夏嘗為莒父宰，子游為武城宰，子賤為單父宰，費乃季氏私邑，夫子嘗欲墮之。

宜閔子所不屑也。○蒙引善為我辭，辭今次之召也。如有復我，是預却其後次之召也。條辨末二句是再進一步，非他後路都截斷了。非便把復我二句當了善辭。○說統○始終都是決辭，特有道之言，自爾溫婉，所謂間間如。

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况閔子得聖人為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豕。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蚤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為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

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語類問閔子不仕季氏而由求仕之曰仕於大

夫家為僕家臣不與大夫齒。那上等人自是不肯做。若論當時侯國皆用世臣。自是無官可做。不仕於大夫。除是終身不出。如曾閔方得。

謝氏說得也。麓某所以寫放這裏也是。可以警那搗底人。若是常記得這樣心。下則可以廉頭。止懦不至倒了。今倒了底也。多南軒張氏曰。門人記閔子此事於問由賜求之後。其相去可見矣。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夫音扶。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為癩也。或問以而言耳。其信不。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則不可知也。

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已。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

慶源輔氏曰。不入其室。避過奉之禮。義也。自牖。執手致永訣之意。仁也。此聖人從容中禮處。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

或問曰。命者何也。曰。有生之初。氣質之稟。蓋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孟子所謂莫之致而至者也。南軒張氏曰。如顏冉之死。乃可謂命。於顏曰短命。於冉曰命矣夫。蓋其修身盡道。以至所為謹疾者。亦無有憾也。而止於於是。則曰命而已。若有取死召疾之道。則是有所致而至。而非天命之止矣。存疑自牖。執其手。是與之永訣。亡之。以下。是痛惜之辭。

○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慶源輔氏曰。伯牛非有致疾之道。故夫子歎其命矣夫。然天既與之。以是德而復使之有是疾。則於栽培之理。蓋亦不得其常者矣。

南軒張氏曰。如顏冉之死。乃可謂命。於顏曰短命。於冉曰命矣夫。蓋其修身盡道。以至所為謹疾者。亦無有憾也。而止於於是。則曰命而已。若有取死召疾之道。則是有所致而至。而非天命之止矣。存疑自牖。執其手。是與之永訣。亡之。以下。是痛惜之辭。

慶源輔氏曰。不入其室。避過奉之禮。義也。自牖。執手致永訣之意。仁也。此聖人從容中禮處。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

或問曰。命者何也。曰。有生之初。氣質之稟。蓋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孟子所謂莫之致而至者也。南軒張氏曰。如顏冉之死。乃可謂命。於顏曰短命。於冉曰命矣夫。蓋其修身盡道。以至所為謹疾者。亦無有憾也。而止於於是。則曰命而已。若有取死召疾之道。則是有所致而至。而非天命之止矣。存疑自牖。執其手。是與之永訣。亡之。以下。是痛惜之辭。

慶源輔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氏曰。伯牛非有致疾之道。故夫子歎其命矣夫。然天既與之。以是德而復使之有是疾。則於栽培之理。蓋亦不得其常者矣。

南軒張氏曰。如顏冉之死。乃可謂命。於顏曰短命。於冉曰命矣夫。蓋其修身盡道。以至所為謹疾者。亦無有憾也。而止於於是。則曰命而已。若有取死召疾之道。則是有所致而至。而非天命之止矣。存疑自牖。執其手。是與之永訣。亡之。以下。是痛惜之辭。

慶源輔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氏曰。伯牛非有致疾之道。故夫子歎其命矣夫。然天既與之。以是德而復使之有是疾。則於栽培之理。蓋亦不得其常者矣。

南軒張氏曰。如顏冉之死。乃可謂命。於顏曰短命。於冉曰命矣夫。蓋其修身盡道。以至所為謹疾者。亦無有憾也。而止於於是。則曰命而已。若有取死召疾之道。則是有所致而至。而非天命之止矣。存疑自牖。執其手。是與之永訣。亡之。以下。是痛惜之辭。

慶源輔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氏曰。伯牛非有致疾之道。故夫子歎其命矣夫。然天既與之。以是德而復使之有是疾。則於栽培之理。蓋亦不得其常者矣。

南軒張氏曰。如顏冉之死。乃可謂命。於顏曰短命。於冉曰命矣夫。蓋其修身盡道。以至所為謹疾者。亦無有憾也。而止於於是。則曰命而已。若有取死召疾之道。則是有所致而至。而非天命之止矣。存疑自牖。執其手。是與之永訣。亡之。以下。是痛惜之辭。

此夫子所為深痛惜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

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食音嗣樂音洛

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

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周子通書富

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

至富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

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

朱子註所謂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者即周子之教程子每

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者也語類問顏子不改其樂是

私欲既去一心之中渾是天理流行無有止息此乃至富

至貴之理舉天下之物無以尚之豈不大有可樂曰周子

所謂至富至貴乃是對貧賤而言今引此說恐淺愚按此

朱子恐人泥定富貴貧賤字面而言實則至理亦不外是

故安溪亦謂通書解釋顏子樂處註脚甚明○精義尹氏

曰簞瓢陋巷非有可樂能以眾人之所憂改其樂故曰

賢哉○談苑醒齋有問顏子不改其樂所樂者何事子

曰且問子人不堪其憂所憂者何事○程子曰顏子之樂

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

子稱其賢語類問顏子不改其樂莫是樂箇貧否曰顏子

貧事元自有箇樂始得○顏子胸中自有樂故貧窶又曰

亦不以累其心不是將那不以貧窶累其心底做樂

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

精義伊川曰天下有至樂惟反身者得之而極天下之欲

者不與存焉按此與明道令人玩味其字之云正相發○

語類問自有其樂之自字曰自字對簞瓢陋巷言單瓢

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是元有此樂○

論語集注本義

卷六 雍也 七

顏子不改其樂是他工夫到後自有樂處
與富貴貧賤了不相關自是改他不得
又曰昔受學於

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精義解于先問

其樂伊川曰知其所樂則知其不改君謂其所樂者何也
曰樂道而已曰使顏子以道為可樂而樂之則非顏子矣

或以問申之曰程子蓋曰顏子之心無少私欲天理渾然是
以日用動靜之間從容自得而無適不樂不待以道為可

樂然後樂也或又以為心上毫無不留若有心樂道則有
着矣道亦無可樂莊子所謂至樂無樂是也以為是為說則

又流於異端之學而不若樂道之雖淺而猶有據也○語
類問伊川以為若以道為樂不足為顏子又却云顏子所

樂者仁而已不知道與仁何辨曰非是樂仁惟仁故能樂
爾是他有這仁日用間無些私意故能樂也而今却不要

如此論須求他所以能不改其樂者是如何緣他其禮勿
視勿聽勿言勿動這四事做得實頭工夫透自然至此○

問程子云周茂叔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竊意孔顏之
學固非若世俗之着於物者但以為孔顏之樂在於樂道

則是孔顏與道終為二物要之孔顏之樂只是私意淨盡
天理昭融自然無一毫繫累耳曰然但今人說樂道說得

來淺了要之說樂道亦無害道夫曰觀周子之問其為學
者其切曰然頃之復曰程子云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

不愧俯不忤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問顏子樂處莫是
樂天知命而不以貧窶累其心否曰也不干那樂天知命

事這四字也拈不上義剛問這樂正不如樂之者之樂
曰那說從樂天知命上去底固不是了這說從不如樂之

上來底也不知那樂是樂箇甚麼物事樂字只一般但要
人識得這須是去做工夫涵養得久自然見得○四書通

欲問顏子所樂何事當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
先問顏子所好何學

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

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

得之矣語類問顏子之樂不是外面別有甚事可樂只顏

子平日所學之事是矣見得既分明又無私意於

敦復堂

論語集注卷六 雍也 子

其間自然樂是。否曰：顏子見得既盡行之，又順便有樂。底滋味。○問：不改其樂，註克已復禮，改作博文約禮，如何？曰：說博文時，和前一。段都包得。克已復禮，便只是約禮事。今日若是不博文時，便要。去約也。如何約得？住。○問：叔器看文字，如何？曰：兩日方思量。顏子樂處，先生疾言曰：不用思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後見得那天理分明，日用間義理純熟，後不被那人欲來苦楚，自恁地快活。你而今只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今却索之於杳冥無朕之際，你去何處討？○西山真氏曰：程朱二先生，恐人只想像顏子之樂，而不知實用其功。雖日談顏子之樂，何益於我？故程處特說出博文約禮四字，博文約禮是仲尼之所以教，而顏子之所以學也。於此用功，則孔顏之樂可尋矣。○語類問：孔子之所以學也，於此用功，則孔顏之樂可尋矣。○語類了身，只有箇道理。若顏子猶照管在。○孔顏之樂，大概相似，難就此分淺深。惟是顏子止說不改其樂，聖人却云樂亦在其中，不改字上，恐與聖人畧不相似，亦只爭些子。聖人自然樂，顏子僅能不改。○問：不改其樂，與不能改其樂者，是自家有此樂，他無奈自家，何以此見得聖賢地位？按：不能改其樂，係疏水章伊川語。○顏子之樂，亦如曾點之樂，但孔子只說顏子是恁地樂，曾點却說許多樂底事。來點之樂，淺近而易見，顏子之樂，深微而難知。點只是見得如此，顏子是工夫到那裏了，從本原上看，方得。又曰：顏子之樂，平淡會點之樂，已勞攘了，至邵康節云：真樂攻心，不奈何，樂得大段顛蹙。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

廢。今女盍說音悅。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能，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精義謝氏曰：欲為而不能為，是之謂力不足。亦未知用力與使其知，所以用力，豈有不足者？其亦未知悅夫子之道，與使其知悅夫子之道，豈肯畫也。○語類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能，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精義謝氏曰：欲為而不能為，是之謂力不足。亦未知用力與使其知，所以用力，豈有不足者？其亦未知悅夫子之道，與使其知悅夫子之道，豈肯畫也。○語類

道而廢廢是好學而不能進之人。或是不會做工夫。或是
 材質不可勉者。今女畫畫是自畫。乃自謂材質不敏。而不
 肯為學。者。問力不足者。非干志否。曰。雖非志。而志亦在
 其中。所見不明。氣質昏弱。皆力不足之故。再求乃自畫耳。
 ○條辨。夫子說箇中道。而廢一種人。只是形容。一力不足
 底模樣。以破他之畫。使他無處藏身。不可認煞。○或問。小
 註。再求。陽借。力不足之名。以陰諱其不悅之實。開口便是
 畫了。夫子已窺見其微。故直破之。愚按。只發口。非不說。三
 字。便是半遮半掩。幾多羞澁情狀。○解。語。今日學者。只是
 被箇畫字。不好。有開步時。便畫住者。亦有進得一步。却又
 畫住者。自己便道。我何必若彼。只消如此。將第一等人。讓
 與人做。這便是畫。然究而言之。只是不曾說耳。再求。欲將
 說字。藏身。夫子正。○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再求
 要點。破他這字。○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再求
 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習察。則
 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
 已矣。此再求之所以局於藝也。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語類問君
 欲得於己。小人於學。只欲見知於人。曰。今只就面前看。便
 見君子儒。小人儒。同為此學者也。若不就己分上做工夫。
 只要說得去。以此欺人。便是小人儒。述朱為己為人。只就
 立心上針鋒。向內向外。分別。若論為學底工夫。外面却相
 似。○蒙引。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徒為講說。而不務躬行
 之實。雖知躬行。而中有慕外之心。皆為人。也。反是。則為己
 ○輯。語。此章。君子小人。原非籠統名目。緊就儒字。說是辨
 儒。非泛論君子小人也。道箇儒。便自有形狀。有術業。而真
 偽。出焉。為己。則真為人。則偽。自是不易之義。○困勉錄。曰。
 為己。無為一彼。一此。剖其界。出此入彼。嚴其幾。是而非。非
 而是。謹。○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閒而已。然所
 其似。



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已自便凡可以害

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

焉故夫子語之以此或問謝氏說利非必殖貨可以警學

箇義與利分明君子儒上達小人儒下達須是見得分曉

始得今自道已會讀書看義理做文章便道別人不會自

以為說得行便謂強得人此便是小人儒臺齋間便分君

子小人豈謂子夏決不如此○子夏是箇細密謹嚴底人

中間忒細密於小小事上不肯放過便有委曲周旋人情

投時好之弊所以或流入於小人之儒接此則謝氏意其

遠大或珠之云與內註為已為人之辨原不是判然兩義

○困勉錄為人是學者通病才高意廣者有高廣底為人

處篤信謹守者有謹守底為人處但此對子夏言則當指

謹守之為人處愚按夫子發口女為二字自合對針子夏

而言并非以問政章無見小無欲速觀之則集註收謝氏說

不可云非切中子夏但須識得遠者大者本是為已分內

事所謂體明用達充實而有光輝正一念外馳不得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

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徒甘反

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武城徑路之小而捷

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胡氏曰飲謂鄉飲酒周禮鄉大

夫賓賢能飲國中賢者能者州

長習射黨正蜡祭皆行鄉飲酒禮射謂鄉射周禮鄉大夫

以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

而無枉已徇人之私可見矣。精義謝氏曰觀善人者於小

可以知其有源也行不由徑蓋其意無欲速非公事未嘗

至於偃之情可見矣○胡氏曰動必以正則非但於行路

而已有以自守則非但不私謁而已故以可知可見總言

之因小以明大因兩端以見全體○集解得人只是得其

人以共交遊蓋微探其所心相契合者子游以一存字換

却得字蓋不敢自至是賢宰久於武城所微察而得之者

聞共知者非公不至是賢宰久於武城所微察而得之者

只淡淡舉此二事不極言其賢而賢可知正見子游別具

心眼處○或問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然則滅明之所謂公

事者何事也曰以士民之分言之則凡飲酒讀法而羣至

乎有司者公事也以邑宰之知已而訪問焉則凡一邑之

間利病休戚之所關而當以告於有司者○楊氏曰為政

亦公事也以是而至其室亦何嫌之有

以人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語類問楊氏曰為政以

城宰縱得人將焉用之曰古者士人為吏恁地說也說得

通更為政而得人講論此亦為政之跡恁地說亦說得通

○講錄師資朋來之益俗吏不講久矣揚子雲曰縣令不

請士郡主不迎師是誠可怪也疏意擇人得人資益身心

匡救政事表厲風俗非細故也按此如滅明者觀其二三事

二條見得人之問自是為宰要着

課本

小

未嘗

行路

總言

可見

於行

路

非但

於行

路

則非

但於

行路

可知

可見

總言

可見

於行

路

非但

於行

課本

小

未嘗

行路

總言

可見

於行

路

非但

於行

路

則非

但於

行路

可知

可見

總言

可見

於行

路

非但

於行

三

觀善

人者

於小

觀水

之淵

如觀

水之

淵

如觀

水之

淵

如觀

水之

淵

如觀

水之

淵

如觀

水之

淵

如觀

精義

謝氏

曰觀

善人

者於

小

觀水

之淵

如觀

水之

淵

如觀

水之

淵

如觀

水之

淵

如觀

水之

淵

如觀

水之

精義

謝氏

曰觀

善人

者於

小

觀水

之淵

如觀

水之

淵

如觀

水之

淵

如觀

水之

淵

如觀

水之

淵

如觀

水之

精義

謝氏

曰觀

善人

者於

小

觀水

之淵

如觀

水之

淵

如觀

水之

淵

如觀

水之

淵

如觀

水之

淵

如觀

水之

精義

謝氏

曰觀

善人

者於

小

觀水

之淵

如觀

水之

淵

如觀

水之

淵

如觀

水之

淵

如觀

水之

淵

如觀

水之

而知澹臺之賢蓋二者雖若細行因而推之行且不由徑其行已也肯枉道而欲速乎非公事且不至其室其事上也肯阿意以求悅乎子游以一邑之宰其取人猶若是等而上之宰相為天子擇百僚人主為天下擇宰相必以是觀焉可也故王素之論命相欲求宦官官妾不知名之人而司馬光之用諫官亦取不通書問者為之必如是然後剛方正大之士進而奔競諂諛之風息矣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殿去聲

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或問莊子所謂孟子反蓋聞老氏懦弱謙下之風而悅之者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

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為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左傳齊師伐我及清孟孫師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則後入以為殿

師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則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論語增將入門三字見得國門是國人屬目之地奔而殿是其功而但歸咎於馬懷喪師之恥無居功之意故夫子稱之○精義呂氏曰人之不伐能不自言而已孟之反不伐則以言以事自揜其功加於人一等矣朱子曰若不自揜即是自居其功按此則呂氏覺多出一層然自揜其功說得馬不進也之意出故集註節用之○語類問人之伐心固難克然若非先知得是合當做底事則臨事時必消磨不去諸葛孔明所謂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若知凡事皆其職分之所當為只看做得甚麼樣大功業亦自然無伐心矣口也不足恁地只得箇心地平底人故能如此若使其心不平有矜伐之心則雖十分知其職分之所當為少聞自是走從那一邊去過捺不下少聞便說我却盡職分你却如何不盡職分使自有這般心孟之反○謝氏曰人能操無欲只是箇心地平所以消磨容得去



上人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已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

之反可以為法矣語類問凡人所以矜伐者其病根只為有欲上人之心則人欲日長天理日消

凡可以矜已誇人者無所不至故學者當去其欲上人之

心則天理自明矣曰欲上人之心便是私欲聖人四方入

面提起向人說只要人去得私欲孟之反其他事不可知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鮀徒何反

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

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精義伊川曰無祝鮀之巧言與宋朝

之令色難乎免今之世必見憎疾也按集註語類皆從之

范氏曰有朝之令色而無鮀之巧言猶難免於當世此疾

時之好佞也或問駁之曰巧言令色衰時之所同好不得

而輕重於其間也且其立言猶書所謂無虐憚獨而畏高

明者聖人豈使人不虐憚獨而畏高明哉仁山金氏曰

而有而字猶與字古者兩事相兼者以而字中透之○南

軒張氏曰必有巧言令色而後可以免於世則世道衰微

可知中人以下以利害存心者鮮不為之變易矣此聖人

所以歎也○說統不是教人求免亦不是為難免者惜若

日不佞不美而遂至難免此尚成世道哉今之世三字無

慨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之辭



語類問何莫由斯道曰但才不合理處便是不由道。或問何莫之云猶曰何莫學夫詩耳若直以出不能不由戶譬夫行之不能不由道則世之悖禮傷義而不由於道者為不少矣又何說以該之耶。○紹聞編道不過日用常行處事事物物有箇當然之理百姓日用而不知小人肆欲而妄行皆是莫由斯道也。執認私意不由所當然當為而不為不當為而為之皆是。○夫子怪而歎之之意蓋謂若以道為高妙峻絕而不可由則道之得名正以日用當於人而不必由耶則自君臣父子之際以至於起居動息之微皆有一定之明法不可頃刻舍之而不由猶此身出入必由於戶也何乃莫之由耶。○雙峯饒氏曰何字中有深意。○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出道非道遠人

人自遠爾。新安陳氏曰天子怪歎時人蓋曉人以道之當大路然人病不求之意相似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畧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精義

伊川曰史乃周官府史胥徒之史管文籍之官也故曰史掌官書以贊治文雖多而不知其意文勝正如是也。語類史如內史侍御皆掌文籍之官秦有御史大夫亦掌制度文物者也。述生史只常如程子說如今衙門人書辦一般。此正所謂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者不必作史官說。○蒙引質勝文者凡言也任意率然而不知有語默之則凡一動也。徑情直行而不知有進退周旋之節此則謂之野人。文勝質者品節詳明而忠誠不足。文物燦然而實意反疎。此則謂之史也。○艾千子曰此章文質彬彬猶班班物就學者身上說言動語默威儀文辭皆是。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子言文質彬彬自然停當恰好。不少了些子意思。若子貢文猶質質猶文便說得偏了。○蒙引威儀文辭之中自有忠信誠慤者存忠信誠慤之表自有威



儀文辭者在此之謂文質彬彬。愚按彬彬之為相雜適均。集註亦特以其貌言耳。原自泥看不得。觀禮器所載貴多貴少。固有偏重而不害其為適均者。彬彬乃是質中有文。文中而質相緯而成。章如相雜然見為質而文非有餘。見為文而質非不足。合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同而俱化如適均然。

德則不期然而然矣。新安陳氏曰：先有質而後有文。文所不及則為野文。太過則為史。故文可損益而質無損益。學象矣。慶源輔氏曰：質勝文則野。質有餘而文不足。文勝質則史。文有餘而質不足。成德則文質班班然相雜而適相稱。有不期而然者矣。困勉錄文專在外質兼內外。陳氏以在內者言質。故曰文可損益。質無損益。輔氏兼內外言質。故曰野則質有餘而文不足。補損兼文質言。彙中集講家總把內外體用看成兩截。遂謂文有損益。質無損益。却奈何。俱在容貌氣體上說。不知內外體用本不相離。損補亦是論本天之文質。自然得中。無論質不可損益。即文亦不可損益。註損補字。原從兩勝字來。此進則彼退。務折衷而歸於至當。如質勝非果質有餘。而由文不足。必使文足以副其質。文勝固以文有餘。而究由質不足。必使質足以稱其文。有損則必有補。有補則必有損。偏說一邊不得。其曰質無損益者。蓋以質主忠信而言。夫忠信一不可損固也。然此亦謂本天之忠信耳。若質勝文之忠信。其中已為氣質所蔽。如申生之仁。尾生之信。質勝而失之。率好學以去其愚。棘子之去交。是損之也。如此則忠信有二乎。曰非有二也。過乎忠信。便不是忠信。猶之過乎仁。過乎義。便不是仁。義此理不明。無怪乎蒙引等三分七分之說。聚訟不休矣。○精言此章文質既就。學者身上說。則通節俱為學者言。不是於君子後始補添。學者來說。上二句下兩則。字見才一相勝。便是此種氣象。末句下然後字。見須是十分恰好。才到此等地位。學者氣質中和。底原少加之。習俗轉移各有偏畸。不是質

德則不期然而然矣。新安陳氏曰：先有質而後有文。文所不及則為野文。太過則為史。故文可損益而質無損益。學象矣。慶源輔氏曰：質勝文則野。質有餘而文不足。文勝質則史。文有餘而質不足。成德則文質班班然相雜而適相稱。有不期而然者矣。困勉錄文專在外質兼內外。陳氏以在內者言質。故曰文可損益。質無損益。輔氏兼內外言質。故曰野則質有餘而文不足。補損兼文質言。彙中集講家總把內外體用看成兩截。遂謂文有損益。質無損益。却奈何。俱在容貌氣體上說。不知內外體用本不相離。損補亦是論本天之文質。自然得中。無論質不可損益。即文亦不可損益。註損補字。原從兩勝字來。此進則彼退。務折衷而歸於至當。如質勝非果質有餘。而由文不足。必使文足以副其質。文勝固以文有餘。而究由質不足。必使質足以稱其文。有損則必有補。有補則必有損。偏說一邊不得。其曰質無損益者。蓋以質主忠信而言。夫忠信一不可損固也。然此亦謂本天之忠信耳。若質勝文之忠信。其中已為氣質所蔽。如申生之仁。尾生之信。質勝而失之。率好學以去其愚。棘子之去交。是損之也。如此則忠信有二乎。曰非有二也。過乎忠信。便不是忠信。猶之過乎仁。過乎義。便不是仁。義此理不明。無怪乎蒙引等三分七分之說。聚訟不休矣。○精言此章文質既就。學者身上說。則通節俱為學者言。不是於君子後始補添。學者來說。上二句下兩則。字見才一相勝。便是此種氣象。末句下然後字。見須是十分恰好。才到此等地位。學者氣質中和。底原少加之。習俗轉移各有偏畸。不是質

敦復堂

勝便是文勝。彬彬正從矯揉變化來。日用動靜間才一質勝便損質以補文。才一文勝便損文以補質。事事酌量。時時矯揉。務要恰好。停當。不使一毫偏倚。到得久久純熟。從容曲中便不消如此費力。註云：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正見未至成德不可不如此損補也。看來則野則史。然後君子俱就學。者身上品評不必呆作三種人。理會。○損補工夫。雖在文質上做。却須先有。○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涵養。德性薰陶氣質本領在。○

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

寧野。語類問楊氏皆推說與本文不類曰楊說推得却有功。○說統當時類以質為野人文為君子故夫子言質勝文者誠為野人矣其文勝質者亦不得為君子也乃

史氏浮靡之失必文質彬彬然後為君子耳然後二字

重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或問程

言約而盡矣。蓋上生字為始生之生。下生字為生存之生。雖若不同而意實相足。蓋曰天之生是人也。實理自然。初無委曲。彼乃不能順是。而猶能保其終焉。是其免特幸而已矣。○語類問或問云：兩生字意實相足。何也。曰：後日生活之生亦生。保前日之生所以人死時此生便絕。雖說生理本直。生理即實。此生字自少而壯而老皆包在內。蓋是生理本直。生理即實。此生字自少而壯而老皆包在內。蓋得生此直漏網耳。故曰：若不若枉屈此理便應死了。猶幸而理本直。曰：如父子便本有親。若臣便本有義。如水有源。便流。這只是流出來。無阻滯處。又如見孺子將入井。便有惻隱之心。見一件可羞惡底事。便有箇羞惡之心。這都是本心自然發出。都過不住。而今若順這箇行。便是。若入井後不惻隱。見可羞惡而不羞惡。便是拘了這箇道。是

這便是罔。罔只是脫空作為做人不誠實。以非為是。以黑為白。如不孝於父。却與人說我孝。不悌於兄。却與人說我悌。此便是罔。據此等人。合當用死。却生於世。是幸而免耳。生理本直。如耳之聽。目之視。鼻之臭。口之言。心之惡。是自然用如此。若才去這裏。着些屈曲。支離。便是。不直矣。又云。凡人解書。只是這一箇粗近底道理。如云。不直。其相至於以鹿為馬。是不直。其細推至一念之。不實。惡惡。不如惡。惡臭好善。不如好好色。也是不直。只要人自就這箇粗說底道理。看得越向裏。教細耳。不是別求一樣深遠之說也。○問。明道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是人之道也。直亦是此意。莫微有差別。否。曰。如何有差別。便是這道理。本直。孔子却是為要說罔之生也。所以說箇直字。與民受天地之中。義理一般。○蘇氏曰。天之生物。必直。其曲必有故。非生之理也。木之曲也。或乙之。水之曲也。或礙之水。不礙木。不乙。未嘗不直也。凡物皆然而。况於人乎。故生之理。直不直。而生者。幸也。非正也。○甯軒張氏曰。天理本直。在人則順其性。而不違。所謂直也。直有生之道。循理而行。惟命之所。豈有不齊焉。而其非生道也。罔則昧其性。真行而已。是與游魂為變者。相去幾何。其生特幸免耳。○紹聞編。幸而免三字。有深意。罔而生者。多矣。而非生之道。要難以幸為可保也。○輯語。生理該有生。終始全理。自釋至老。為彭為殤。無非生也。只現在此刻。直則是生。罔即幸免。蓋生之道理。本合如是。此程子所謂生理。本直也。又曰。忠孝至性。中曲折。正是直。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好去聲

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

精義。伊川曰。知之者在彼。而我知之也。好之者。如遊他人之園。聞樂之者。則已物耳。然只能信。道為己之所有。明道曰。篤信好學。未如自得之樂。造道者也。

亦是人之難能也。○需類。人之生。便有此理。然被物欲。皆蔽。故知此理者。已少。好之者。是知之已至。分明見得此理。可愛可求。故心誠好之。樂之者。是好之已至。而此理已得之於己。凡天地萬物之理。皆具足於吾身。則樂莫大焉。○

敦復堂

文集此章當求所知所好所樂為何物又當玩知之好之樂之三節意味是如何又須求所以知之好之樂之道方於已分上

有得力處 ○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

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

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與雙峯饒氏曰論地位則知夫則樂原於好好原於知

四書通知不如好知不如樂而論上能好好不如樂好之深自能樂好在未有所得之先樂在

既有所得之後 ○新安陳氏曰學者之於道當自知之而始又必好且樂之而後為至非真知之不能好然既知之

必當求進於好非篤好之不能得而樂然既好之必當求進於樂果能樂之則所好者方實得於已其樂有不

可以語人者矣所謂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之上上聲語去聲

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

無躡等之弊也精義伊川曰才卑而語之高安能入也然

則中人以下者終於此而已乎曰亦有可進之道也 ○語類問中人上下是資質否曰且不精定恁

地或是他工夫如此或是他資質如此聖人只說中人以下

上中人以下時便都包得在裏面了聖人說中人以下不

可將那高遠底說與他怕他時下無討頭處若是就他地

位說時理會得一件便是一作庶幾漸漸長進 ○日強似

人教人不問智愚高下未有不先之淺近而後及其高深

今中人以上之資遠以上焉者語之何也曰他本有這資

質又須有這工夫故聖人方以上焉者語之今人既無這

資質又無這工夫所以日趨於下流 ○問中人以下不可

敦復堂

以語上是使之下學而未可語以上達否曰如此則下學上達分而為二事矣况上達亦如何說得與他須是待他自達此章只是說智識未理會得此義理者語之無益耳○如告顏淵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持敬行恕告司馬牛以言之訥蓋清明剛健者自是一樣恭默和順者自是一樣有病痛者自是一樣皆因其所及而語之也○張

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躡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

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

遠也西山真氏曰道德性命者理之精也事親事長洒掃應對之屬如此則可以循序而

應對之屬事之粗也能盡其事親事長之道則道德性命亦不外乎此矣中人以下若驟然告以道德性命彼將何所從入想像億度反所以害道不若且從分明易知

處告之以事親事長洒掃應對之屬如此則可以循序而用力不期而自至高遠之地此聖門教人要法也使學者

外問於人內思於心皆先其切近者則一語有一語之益一事有一事之功不比泛然馳騫於外而初無補於身心

也○顧語語當其時即中人以上亦有機候因緣中人亦有用困勉之功造到可語者却又別是一話非此章本義

愚按雖非本義然必須兼此其義乃盡否則中人以上中人以下豈是鉄板印成竊謂此章論上下以中人分界已

單提語上別其不可緣世間大率中人居多所云以上以下非必如上智下愚相去懸絕聖人設教所欲急引之

上者蓋尤在中人以下一輩特無如其不可語耳故教思本一而教術自殊一片熱腸溢於言表其為循循善誘蓋

益可想矣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

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知遠皆去聲



民亦人也。本伊川說見此民字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

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精義伊川

也。務人之義。知也。鬼神不敬。則是不知。不遠則至於瀆敬

而遠之。所以為知。或問人道之所宜。近而易知也。非達

於事理。則必忽而不務。而反務其所不當務者矣。鬼神之

理幽而難測也。非達於事理。則其味者必至於慢惑者必

至於瀆矣。誠能專用其力於人道。所宜而易知者。而不昧

不惑於鬼神之難測者。則是所謂鬼神者也。意者樊遲或有此

病。故夫子以是警之。與曰所謂鬼神者。非祀典之正耶。則

何也。曰聖人所謂鬼神。無不正也。其曰遠者。以其處幽故

嚴之。而不瀆。曰若非其正。則聖人豈復謂之鬼神哉。在上

則明禮以正之。在下則守義以絕之。固不使人敬而遠之

也。然亦不使人褻而慢之也。語類此兩句是一意。民者人之

所宜為者。宜也。如詩所謂民之秉彝。即人之義也。此則人之

識之間。而欲避禍以求福。此豈謂之知者哉。○務民之義

只是就分明處用力。則一日便有一日之效。不知務民之義

義。褻近鬼神。只是枉費心力。今人褻近鬼神。只是惑於鬼

神。此之謂不知。如臧文仲居蔡。古人非不用卜筮。今乃褻

瀆如此。便是不知。○問敬鬼神而遠之。莫是知有其理。故

能敬不為他所惑。故能遠。曰人之於鬼神。自當敬而遠之。

若見得那道理。分明則須着如此。如今人信事浮屠。以求

福利。便是不能遠也。又如卜筮。自伏羲堯舜以來。皆用之

是有此理矣。今人若於事有疑。敬以下筮。決之。有何不可

如義理合當。做底事。却又疑惑。只管去問於卜筮。亦不能

命吾集注本義

雍也

三

復堂

先計其效而後為其事則其功雖公而意則私雖有成功亦利仁之自然而無欲利之私心也董子所謂仁人者正其天理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謂此意爾然正誼未嘗不計利明道豈必無功但不自夫功利者而為之樊遲蓋有先獲之病故夫子既告之以此又嘗以先事後得言之所以警之者至矣○語類只是我合做底事便自做將去更無下面一截才有計獲之心便不是了○獲有期望之意學者之於仁工夫最難但先為人所難為不必有期望之心可也○問上蔡說先難謂如射之有志若跌之視地若臨深若履薄皆其心不易之謂曰說得是先難是心只在這裏更不做別處去如上嶺高峻處不能得上心念念只要過這裏更不思量別處去過這難處未得便又思量到某處這便是求獲○先難後獲仁者之心如是故求仁者之心亦當如是須先難而後獲不探虎穴安得虎子須是舍身入裏面去加搏寇讎方得之若輕輕地說得不濟事○後如後其君後其親之意哭死而哀非為生者經德不同非以干祿言語必信非以正行這是熟底先難後獲

是得仁底人君子行法以俟命是生底先難後獲是求仁底人○問集註仁之心知之事曰務民義敬鬼神是就事上說先難後獲是就處心積慮處說事也是心裏做出來但說心較近裏○四書通集註中知者之事便見務民之義一句務字最重仁者之心便見先難二字先字最要務者事之所當為先者心之所當急○松陽講義務義遠鬼神先難後獲淺看各有兩層深看則皆只是一事真○程能務義者自然能遠鬼神真能先難者自然能後獲○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按程子此條似為不敬者發然集註不惑於鬼神之是不可褻瀆不可媚蓋言又曰先難克已也以所難為不瀆不媚方是見理分明

先而不計所獲仁也○語類克已正是要克去私心方從事也○只是私心便不是仁○新安陳氏曰先難所包者濶本不但言克已程子以為克已○是於所難之中又舉其甚者



言之。○輯註難只在日用尋常處。愚按凡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果然身體力行。何一非其難。其慎即如克己。本離不得。視聽言動。程子此語。於夫子所與顏子。呂氏言者。境候不同。心理無二。即以對付樊遲。自無不可。呂氏曰。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為。精義呂氏此樊遲可進於

知與仁之實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知去聲。樂上二字並五。教反。下一字音洛。

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

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精義伊川曰。樂。喜也。

也。知者樂於運動。若水之流通。仁者樂於安靜。如山之定。也。知者得其樂。仁者安其常也。又曰。樂水樂山。氣類相合。

或問申之曰。夫子之意。正為知者之於水。仁者之於山。誠有喜而好之者。非但如之而已也。故程子以喜好訓之。又

以氣類相合言之。○語類聖人之言。有淺說。底有深說。底

這處只是淺說。仁只似而今。重厚底人。知似而今。伶俐底

人。然亦在人看。又曰。這箇是大槩說。○知者樂水。仁者樂

山。不是兼仁知而言。是各就其一體而言。如仁者見之謂

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問樂字之義。曰。且看水之為體。運

用不窮。或淺或深。或流或激。山之安靜。篤實觀之。盡有餘

味。又曰。今且以知者樂水言之。須要子細看。這水到隈深

處。時如何。到峻處。時如何。到淺處。時如何。到曲折處。時如

何地。有不同。而水隨之。以為態度。必至於達而後已。此可

見知者處事。處仁者樂山。亦以此推之。○惟聖人兼仁知

故樂山樂水。皆兼之。自聖人而下。成就各有偏處。○此章

透如動靜等語。自分曉。○四書通集註。事理義理四字。理

一而已。一事各具一理。故曰。事理在物。為理。處物為義。故

曰。義理事無定用。含動意義有定則。含靜意。○紹聞。動靜

編集註。這兩段。不但解樂水樂山運動靜字。俱解了。動靜

論語集注

卷之六

三

敦復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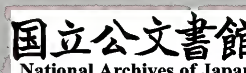
此語極好看。儘用玩味，不是常說。○新安陳氏曰：夫子以知者仁者分言。程子以仁知合言。所謂體仁知之深者，蓋指孔子也。○季安溪曰：夫子只是論仁知之德，不是論仁知之人。又曰：此仁知只是一人耳。愚按：此論與集註及語類諸條皆不合。當是從程子之說而云然。其精義元本可知。如如水之流，仁如山之安，動靜仁知之體也。動則自樂，靜則自壽，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據此則此章是論仁知之德，即作一人看，亦得。然細思畢竟不如內註說較穩。故朱子第節用其末二語列之外，註令讀者體味當年想像之神。又按此章神理極難體會，在本文作三疊形容六者字重重設想，神合體開而集註於樂水樂山却即以動靜埋根於樂壽仍緣動靜起義，絲率繩貫，主從分明。若呆串則失本文層層舉似之情，板分又非。集註設伏鉤聯之義，是在善讀書者神而明之。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語類問齊

是他功功利俗深管仲稱霸齊法盡壞功利自此盛然太公治齊尚功時便有些小氣象尚未見得只被管仲大段壞了。又云管仲非不尊周攘夷如何不是王道只是功利駁雜其心耳。按太公尚功亦非便為功利起見而其流弊必至於此。故輯語謂齊俗固壞於管仲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然管仲之變亦太公源頭有以致之。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爾。雙峯饒氏曰俗

由於政桓公富國強兵故其俗急功利假借仁義故其俗喜夸詐魯周公之後周禮盡在其重禮教可知至漢初猶為項羽城守不下其崇信義可知。○精義張子曰魯道則政之弊御法者非其人而已。按此乃其所以廢墜也。道則先王之道也。不外修禮明教惇信崇義而本立用行須得道字樞柄在手則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變法自然不錯。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或問以地言之則齊險而魯平以財言之則齊厚而魯薄以勢言之則齊強而魯弱以俗言之則齊厚而魯薄。



尚夸詐而魯習禮義蓋其風氣本不同矣而太公治齊尊
 賢尚功伯禽治魯尊尊親其治化又不同矣齊自桓公
 管仲不無變亂太公之法而益趨於薄魯則雖曰衰弱廢
 墜而其規模氣象猶有周公之遺意則其舊俗之變又不
 同也是以自其本而言之則雖太公之盛時已必一變而
 後可以至於周公伯禽之王道自其末而言之則齊俗益
 壞之後又必一變而後可以及魯之衰也然當是時非夫
 子之得邦家亦孰能成此一變之功哉我孫太公一層雖推
 本而言然非聖人語意看集註先着孔子之時四字自明
 ○語類齊自太公初封已自做得不大段好至後桓公管
 仲出來乃大變亂拆壞一番魯雖是衰弱不振元舊底却
 不大段改換欲變齊則須先整理了已壞底方始如魯方
 可以整頓起來這便隔了一重變魯只是扶衰振弱而已
 恰似一間屋魯只如舊敝之屋其規模原在齊則已經拆
 壞了這非獨是聖人要如此損益亦是道理合當如此又
 曰先儒多不信史記所載太公伯禽報政事然細考來亦
 恐畧有此意但傳者過耳○據源輔氏曰廢其法而衰替
 者易復更其法而富強者難變俗以政革政以道協政有
 美惡故俗有醇疵至於變
 而之道則盡善盡美矣 ○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強魯弱
 孰不以爲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
 霸爲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

至魯魯則脩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
 仲變壞其法如制國爲二十一鄉作內政而寄軍令欲速
 得志於天下之類此程子所謂從簡尚功也既急功利必
 喜夸詐齊俗至漢猶然則當時可知若論魯如左傳所載
 有許多不美之事亦豈得各善國只是不曾被人作壞故
 仲孫湫謂魯猶秉周禮季孫欲用田賦孔子曰有周禮之
 典在韓宣子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此所謂
 猶存周公之法也若得人振起其至道爲易故朱子謂
 今日變時先變熙豐之政以復祖宗忠厚之意次變而復
 於三代以宋亦被王安石作壞故也○潛室陳氏曰王道
 猶人之元氣齊魯之初均有此元氣只緣中間元氣各受
 斲復堂

些病齊求速安不於元氣調養便以烏喙投之一時却得
康強不知元氣已被此壞了醫欲治之定須先去了烏喙
一段毒始下得調理方法魯雖未曾用藥元氣愚謂二國
却未大壞聖人與調理出便自還本來一箇人

之俗惟夫子為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

施為緩急之序亦畧可見矣語類問施為緩急之序曰齊

廢墜不舉耳齊則先須理會他許多病收了方可及魯魯
則脩舉廢墜而已便可復周公之道又且不獨齊有緩急

之序魯亦有緩急之序如功利之習所常變便是齊急處
紀綱所當振便是魯急處○英因之曰聖人說箇一變不

是尋常改頭換面且如齊人雄其富強逞其變詐乃欲反
而人於義理非脫胎換骨不可魯有先王遺風似不甚費

力然玩愒偷安已成銅疾須重新整頓直有洗腸滌胃意
思故皆謂之一變然聖人本心齊魯皆欲其至道非謂變

齊之初其意只欲至魯但齊方濡染功利難以一朝拔去
病根故多此一番變革須知齊果到得至魯則至道亦自

不容歇手故語類云至魯則
成箇樸子方就上出光采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觚音孤

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不觚者蓋

當時失其制而不為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為觚也丹錄

古者獻以爵而酬以觚說文所謂鄉飲酒之爵也後世木

簡謂之觚削木可書以為簡隨漢所謂捺觚之士是也孔

子所歎之觚則酒器非木簡蓋以觚為簡起於秦漢以後

孔子未嘗見之也然則孔子何以歎也曰古人制器必尚

象以一觚言之上員象天下方象地且取其置頓之安穩

焉春秋之世蓋已有破觚為員者矣徒取其利於工之易
鑄而不知失其象便於人之易持而不計其頓之危也孔

子於獻酬之際見而歎之事雖小而輕變古制不師先王
其漸不可長矣○條辨他物即易其制或於名無所別則
亦不見其制之失惟觚原因其有稜而名之乃竟去其稜

敦復堂

而仍名之以有稜。觚字分明在這裏。不觚亦分明在這裏。不待別白。而是非朗然。聖人所以即觚而致歎也。下句兩觚哉。即從上兩觚字夾互中。慨歎。○程子曰。觚而失其形。註中言不得為觚。是句外惋惜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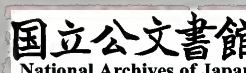
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為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或問夫子之意。本為之物皆然也。上觚指其器。下觚指其制。觚哉。觚哉。歎器之失其制也。○甬軒張氏曰。聖人重歎於觚。意所包涵遠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為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蒙引。逝雖訓往。然須着箇使。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語類問。可欺是

可罔是。縱不可陷而言否。曰。也是如此。但可逝不可陷。是就這一事說。可欺不可罔。是總說。不特此事如此。他事皆然。○或問。欺者。乘人之所不知而詐之也。罔者。掩人之所能知而愚之也。夫人之墜井。世有此理。而其有無。則非君子所能必知。雖或未必真有。而可欺使往視之也。自入井中。而可以救人。則其無是理也。蓋不待智者而知之矣。又安得以此罔之。而使陷於井中哉。○困勉錄。理之所有。則無論果有此人。而可逝。即本無此人。而亦可逝。理之所無。則無論本無此人。而不可陷。即果有此人。蓋身在井上。乃而亦不可陷。此其所以為可欺不可罔。

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



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

之愚也。或問小註道理止論當下從井必不能救人當下

便無此理不是惜此身為天下不為一人也從井

之不可只是救法差不是不常救亦不講仁者所救有多

寡大小也。義不當不可以成仁。智不明亦不可以取義

宜死而死為仁。不宜死而死為不仁。毫釐千里錯看不得

蘇氏曰。拯溺。仁者之所必為也。殺其身無益於人。仁者

之所必不為也。雖君父在險。則臣子有從之之道。猶然挾

其具不徒從也。事迫而無具。雖徒從可也。其餘則使人拯

之。要所以處於輕重緩急之間者。密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夫音扶

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

藝之文。曰詩書六藝。固文之顯然者。如

其動必以禮。禮字不可只作理字。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

矣。語類博學於文考究時自是頭項多到得行時却只是

徒知要約而不能博學。則所謂約者。未知是與不是。亦或

不能不畔也。博文上欠工夫。只管去約禮上求。易得生

煩。孔子之教人。亦博學於文。如何便約得。博文條目多事

知約禮。則非徒知而已。乃是踐履之實。博文條目多事

是這箇禮言也是這箇禮動也是這箇禮若博文而不約

之以禮便是無歸宿處如讀詩讀書學易學春秋各自有

前吾集上本長進卷六 雍也 四

云者但前之博而今約之使就於禮耳看博約字與之以
 字有一貫意按此則之字即指所學之文而言言博約文
 約禮功有兩層事只一作之字即指上句○問約禮即
 約其所博者否曰也不須如此說有所未知便廣其知須
 是博學學既博又須當約禮到約禮更有所事所守在此
 禮耳又曰看顏子博我以文約我約禮更有所事所守在此
 章之字亦但指其人而言非指所學之文言也條辨若謂
 約文以禮則文與禮成兩件惟所以約束其身者只是以
 節文之禮則文即在禮中愚按蒙引云文與禮一理就文
 物上為文此理就吾身之行處說便是禮博文者究聖賢
 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也約禮者動必以禮也看來動必
 以禮而聖賢之成法事理之當然即此而在則雖謂之字
 即指所學之文言亦無不可但於約字下却下不得文字
 則以之字當顏子我字一例看自較穩○精義問博我以
 文約我如此禮伊川曰此是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
 人只是如此又問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與此同否曰
 這箇則是淺近說言善人君子多識前言往行而能不犯
 非禮者耳或問申之曰二者之訓不異其義亦同但在此

章為學者之分與顏子所至有不同耳○文集聖人教人
 不過博文約禮而學者所造自有淺深此謂然弗畔所以
 不同也顏子見聖人接人處都從根本上發見餘人但能
 因聖人所示之方博文以窮理約禮以脩身如此立得定
 亦庶乎可不為外物誘怵異端遷惑矣自今觀之顏子地
 位見處固未敢輕議只弗畔一節亦恐工夫未到此不可
 容易看也語類若自此做工夫到深處則亦顏子矣○雙
 峯饒氏曰知欲博守欲約人能如此用功縱所得淺亦當
 不畔於道由此深入雖與道為一可也豈止弗畔而已又
 曰詳味此言一博一約相為開合一可也豈止弗畔而已又
 所博從而約之恐人之離為二也山博而約於一偏也因其
 人之失其序也蓋必博而能約則無偏狹固滯之病而約
 不失之禱約而能博則無偏狹固滯之病而約不失之陋
 此博約之所以貴乎兼盡也然君子之博學正欲貫通此
 理以為反約之地耳豈博自博而約自約哉此博約之所
 以相為用也然所以為之序則必由博而反約使事物
 之理有未究而遽執吾所自得者以為據依則所止者未
 必天下之至善所執者未必天下之時中而以非禮之禮

為禮者有之矣。何以能不畔於道哉。此不博而徑。約之。○
過也。按前三層舉其概。後三層復申言之。義乃極暢。

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
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語類博文而不

得許多徒記。得許多無歸宿處。○紹聞編君子所貴於博
學之者。欲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見諸踐履
之實。非徒以廣聞見資口耳也。理會處雖是博。到踐履處
却是約。約者要也。動必以禮。則所學皆有歸宿。便是守得
其要處。禮亦非文外事。學文時。學禮已在其中。如禮儀三
百。威儀三千。有許多條目。合理會。此便是博學。邊事到約
歸身上。只是箇修己以敬。非禮
勿動而已。其所守豈不甚約。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

之。說音悅否
方九反

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

謝不得已而見之。更記孔子至衛。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

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
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
璆然。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齊氏曰。南子嘗
以車聲。麟麟止而復作。知其為遠伯玉之賢。况於夫子乎。
其欲見之也。秉
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
彘好德之天也。

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悅。矢誓也。所誓辭也。

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

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

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

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精義伊川曰古者大

饗夫人有見賓之禮靈公以妾為夫人既以夫人處之使

孔子見於是時豈得不見○語類見小君之禮當夫子時

想是無人行所以子路疑之若有人行時子路也不疑了

孟子說仲尼不為已甚這樣處便見○問子見南子曰此

是聖人出格事而今莫要理會他向有人問尹彥明今有

南子子亦見之乎曰不敢見曰聖人何為見之曰能磨不

磷混不緇則見之不妨○問子所否者天厭之謂不合於

禮不由其道則天實厭棄之曰何以謂不合於禮不由其

道曰其見惡人聖人固謂在我者有可見之禮而彼之不

善於我何與焉惟聖人道大德全方可為此曰今人出去

仕宦遇一惡人亦須下門狀見之他自為惡何與我事此

則人皆能之何必孔子善答云子見南子無一毫冀望

之心他人則有此心矣曰看得好按此是聖人自信處故

稱天以矢之○西山真氏曰居亂邦見惡人惟聖人為可

蓋聖人道大德宏可以轉亂而為治化惡而為善孔子於

南子則見之於陽貨亦見之而公山不狃之召佛解之召

皆欲往焉皆大賢以下則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小人則遠

之蓋就之未必能有所濟而或以自汗焉故子路仕孔悝

不得其死冉求仕季孫無改於其德顏閔終身不仕蓋以

此也子路之不悅者蓋以已之力量觀聖人也○沈無回

曰非夫子不敢見南子非見南子亦不足以見夫子非子

路不敢不悅非不悅不足以見子路分量如是○困勉錄

學者未到聖人地位且須如子路愚按語類云聖人既以

為可見恐是道理必有合如此可與立未可與權吾人則

未到聖人心下這般所在都難說竊謂聖人當日重言以

誓固是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亦未便遽以子路為不然正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鮮上聲

中者無過無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

少此德今已久矣語類中庸之中是指那無過不及底說

如中庸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敦復堂

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卷六 雍也 昌

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敦復堂

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敦復堂

時中便是那無過不及之中本章之意是如此又曰中庸之為德此處無過不及之意多庸是依本分不為怪異之事堯舜孔子只是庸夷齊所為都不是庸了○徐辨中庸而係之以德則是指理之見於事而體於身者言故朱子謂此處無過不及之意多不消更貼不偏不倚說又曰中庸下有為德字便已包有能字正在日用人倫上見程子民不與行行字正貼德字意雖中庸○程子曰不偏之謂第三章亦用程說然却是此處正疏

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與於行少有此德久矣精義伊川又曰中庸天下之正理也德合乎中

庸可謂至矣條辨申之曰中庸天下之正理此就中庸之道而言德合乎中庸就人之行道得乎中庸之理者而言

○語類自世教衰此四字正是說久字意○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這二句緊要在正字與定字上蓋庸是箇當然之理萬世不可變易底中只是箇恰好道理為是亘古今不可變易底故更着箇庸字○雙峯饒氏曰

此與中庸文大同小異此章有之為德也四字以中庸之德言也中庸無之為德也四字以中庸之道言也以德言則不消言能而能在其中故此章下句無能字以道言則有能知與不能知能行與不能行故中庸下句不可無能字此章言民鮮此德是以世教之衰民不與行而然中庸言民鮮能此道是以氣質之異有過不及而然意此是夫子本語彼是子思槩括語○慈湖訓語至矣之名生於民鮮使聖人不因民鮮之久則亦無至矣之歎愚請為下一轉語曰使聖人不思至矣之德奚為歎民鮮之久有世教之責者可不思所以興民行而勉進於中庸之德哉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

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施去聲

博廣也新安陳氏曰玩文意當是博施於民而又能所濟者眾蓋博施自我之施恩澤而言濟眾自眾人之

被吾恩澤者而言濟眾難於博施是進步說有雖博施而眾不皆被其澤者○可謂句尙疑未足盡仁

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施去聲

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精義伊川曰
 下言之也。聖則其極也。聖人人倫之至。倫理也。至極也。既
 通人理之極。更不可有加。若今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
 仁。至於盡人道。亦曰仁而已。此通上下言之也。語類仁
 以理言。是箇徹頭徹尾。底物事。如一元之氣。聖以地言也。
 不是離了仁而為聖。聖只是行仁到那極處。仁便是這理。
 聖便是充這理到極處。不是仁上面更有箇聖。而今有三
 等有聖人。有賢人。有衆人。仁是通上下而言。有聖人之仁。
 有賢人之仁。有衆人之仁。所以言通乎上下。仁就心上說。如
 橫博施濟衆。是做到極處。功用如此。○仁就心上說。如一
 事仁也。是仁一理。仁也是積累得到這田地。索性聖了。○仁如
 地位上說。聖却是積累得到這田地。索性聖了。○仁如水
 有一杯水。有一溪水。有一江水。聖便是大海水。韞語謂海
 非水固不可。然非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
 必海而後為水。
 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

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語類問何事
 於仁是。如何曰。只得作何止於仁。又問。似今日說。何消得
 恁地一般。曰。博施濟衆。何消得更說。仁被子貢說得博施
 濟衆。高似於仁了。如其說。則天下之為仁者。少矣。一介之
 士。無復有為仁之理。○或問。博施濟衆。必也聖乎。此言必
 聖人而後能之乎。曰。不然。此正謂雖聖人。亦有所不能耳。
 必也聖乎。蓋以起下文。堯舜病諸之意。○語類問。子貢問
 博施濟衆。恐仁之極處。與聖之功。用本不可分。大小今言
 何止於仁。則仁聖若有大小之分。曰。此處不恁地讀。必也
 聖乎。語意未是。然處當急連下文。讀去。仁以理言。聖以事
 業言。子貢所問。博施濟衆。必有聖人之德。有天子之位。而
 後可以當此。堯舜恁地。尚以為病。仁本切已事。大小都用
 得他問得空。浪蕩不切已了。却成疎濶。似此看仁字。如何
 用。得如何。下得仁。夫中開看。得仁字。已含下句意。○博施
 濟衆。是無盡底地。堯舜也。做不了。蓋仁者之心。雖無窮。
 而仁者之事。則有限。自是無可了之理。若要就事上說。便

儘無下手處○何事於仁為一節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為一節博施濟眾此固是仁然不是人人能徹底事若必以聖人為能之則堯舜亦嘗以此為病非是言堯舜不能盡仁道蓋勢有所不能爾人之所能者下二節事是也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夫音扶

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語類子貢問仁是就功用籠罩說孔子是就心上答○問欲立立人

欲達達人苟有此心便有博施濟眾底功用曰博施濟眾是無了期底事故曰堯舜其猶病諸然若能果無私意已

隨其所施之大小自可見矣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閒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語類子貢所問只就事

子所以就心上指出仁之本體而告之○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己才欲立便也立人已才欲達便也

也達人立是存主處達則發用處於此純是天理更無些私意更無些私意

無干涉故聖人舉此心之全體大用以告之以己之欲立者立人以己之欲達者達人以己及物無些私意如堯之

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以至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

人時道理都擁出來又如周禮一書周公所以立下許多條貫皆是廣大心中流出○已欲立則思慮置他人也立

已欲達則思慮置他人也達○已欲立則思慮置他人也立氣象如此安得不謂仁之本體又曰程子說莊子說道體

儘有妙處如云在谷滿谷在坑滿坑不是他無見處只是說得來作怪又曰東坡云昔在一山上看潮來凡溪曲

小港中水皆如生蛇走入無不通透甚好看識得時便是貫底道理○問集註於此可以得仁之體是此處見得

一貫底道理○問集註於此可以得仁之體是此處見得人與已相關甚切便是生意相貫處否曰亦是只無私意

理便流通○輯語欲立二句直指仁者之心而於此即可以觀仁之體有兩義在愚按仁之體本自人而於此即可

人欲問之天理不能流貫此體便無從識取故須從仁者之心體認出來乃得善為名狀實非兩義也○人已有一

序有渾合理一分殊總在而字裏許愚按此處重在理一

論語集註本義 卷六 雍也 四

人之欲立以己之欲達譬人之欲達然後推己所欲以及於人使皆得其立皆得其達這便是為仁之術又曰以己及人仁之體也推己及人仁之方也○問以己及人推己及人是如何曰夫子分明說夫仁者則是以言仁之道如此可謂仁之方也已則是言求仁當如此若以為濠說則既曰夫仁者矣不當以可謂仁之方結之也○或問仁恕之別何也曰凡己之欲即以及人其亦待推以譬彼而後施之者恕也此其從容勉強固有淺深之不同然其實皆不出乎常人一念之間學者亦反求諸己而足矣豈必博施濟眾務為聖人之所不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能者然後得之乎

其天理之公矣語類問只仁之方亦可謂之仁否曰看得看前日所為亦喚做仁○紹聞編子真見夫子平日言仁多般樣又不輕以仁許人故特揀箇大底來問夫子以為何待如此而始為仁若如此是求仁於事而不知求仁於心

已欲達而達人此仁者之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無間此堯舜之所以也覆天下也未及乎此者亦惟近取諸身以己之欲立譬之他人亦欲立也而推之以立人以己之欲達譬之他人亦欲達也而推之以達人此雖未便是仁然求仁莫近於此特下一近字正見子貢所言是遠了特下一方字正見子貢所言不是求仁之方蓋仁自是向博施濟眾上討未得子貢此問與無加諸人之說其先後不可知朱子以為疑却因能近取譬之言用力有得而後有無加諸人之說也○集解能字勿輕看學者終身克治人已籓籬終難脫化故下一能字便見不易能且不可不能便是孟子強

恕而行一強字之意○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為已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

紹聞編遺書又一條云醫家以不認痛痒謂之不仁人以不知覺不

認義理為不仁。譬最近又曰：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忍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赤亦若是而已。又曰：至仁則天地為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為四肢百體。夫人心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愚按：體是心，所以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也。堯舜之心，亦不過如此而已。○齊氏曰：手足不屬已氣，之外邪間之，故與氣不相貫。已與天地萬物一體也。一體之外，邪間之，故與氣不相貫。已與天地萬物一體也。人欲間之，故與心不相貫。通身與手足之間者，醫必有方。示我與天地萬物之間者，聖人亦必有方。然則恕者，聖人問之方也。故博施濟眾，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

語類明道云：欲令如是，體先生再二舉，似曰：這處極好看仁。又曰：博施濟眾固仁之極功，譬如東大洋海，固是水，但不必以東大洋海之水

方為水，只瓶中傾出來，底亦便是水。博施濟眾固是仁，但那見孺子將入井時，有恻隱之心，亦便是仁。此處最好看。○問：程子作一統說，先生作二段說，如何？曰：程子之說如大屋一般，某說如大屋下分別廳堂房室一般。又曰：程子合而言之，上下若不相應，不若分兩截看。惟仁者之心如此，故求仁之術必如此也。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眾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眾也。推此以求，脩己以安百姓，則為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

求脩己以安百姓，則為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



聖人。潛室陳氏曰堯舜在上保得天下無窮民否天地之

安得不反躬自責。愚按兩言猶病在下論則以安百姓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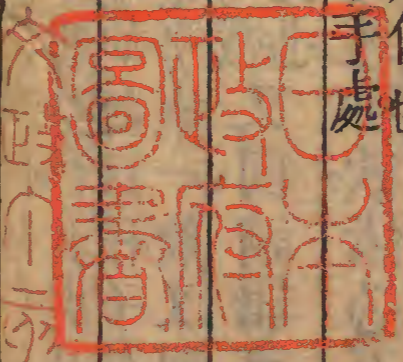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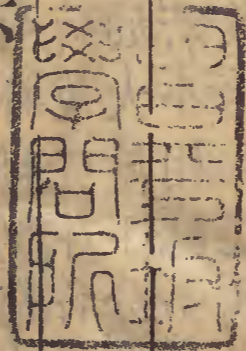
鞭入脩己以敬中。而此處直坐勢有不能難免無一夫之

不獲與彼。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

子教以於已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為仁之方。雖博施濟

衆。亦由此進。困勉錄夫仁者節其心則萬物一體之心其

固仁也。即施焉濟焉。而不必博。不必衆。亦仁也。



論語集註本義滙叅卷六

